



紅樓夢卷一百十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矢人心

却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見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裡拿眼滿地下瞅着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裡答應心裡一酸那眼淚更便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裡呢李執也推賈母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養順的將來你成

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了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  
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  
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悅懌那些吃齋念  
佛的事我也大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  
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是該施捨完了纔好我  
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最可惡的是史了頭沒良心  
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嘆了一  
聲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土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  
上參湯賈母兩牙關已經鬆了合了一回眼又睜着滿屋裡瞧  
了一瞧王夫人

殺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

炕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  
响動臉變笑容竟去了享年八十三歲張婆子疾忙停床于  
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齊一齊舉哀  
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裡頭信兒一傳出來說  
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雪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天  
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  
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之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  
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親喪與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  
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在殯賈政不在家  
賈政為長子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賈環雖

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  
來照應內裡邢王二夫人李統鳳姐宝釵等是應需勞苦出的  
尤氏雖可照應他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榮  
府的事不甚諳諫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  
裡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  
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况又賈璉在外作主裡外他二人倒也  
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己有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  
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素氏的事必是發奮  
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裡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  
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那此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

尤嫂子的入本來難使與些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了  
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着雖說我現今  
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彙取必是比寧府裡還得辦些心下  
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二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  
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女  
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了頭連各房筭上也不過三十多  
人難以點派差使心裡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  
的人多又將莊上的弄出幾個也不敢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  
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  
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着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

奶磕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鴛鴦說着跪下  
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說  
着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一爺  
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  
沒有糟場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  
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  
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賈二奶奶  
說見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糜  
費圖好着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  
我雖是奴才了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及二奶奶樹我這一

場臨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  
此我請二奶奶來作個主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  
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朝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  
怎麼見老太太呢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  
面是不難的況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  
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  
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該只官  
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  
這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聽見的麼鳳  
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加樣的着意起來了鴛鴦

道不是我着急爲的是老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  
若是一奶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  
是這處好將來不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  
我呢是個了頭好又得不著到底是這裡的聲名鳳姐道我知  
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爲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  
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  
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噯不要管他且按著僧們家先前的樣子  
辦去於是叫了旺兒家的來話傳出去請一爺進來不多時賈  
璉進來說道怎麼我我你在裡頭照麼著些就是了橫豎作主  
是僧們二老爺他說怎麼著從僧們就怎麼著鳳姐道你也說起

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  
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請  
算什麼纔剛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  
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咱們  
都隱匿起來了如今狼寬欲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  
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坟地雖有  
陰宅却没有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  
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頓祭由僧們回去也好  
就是不回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著也好按時按節早晚  
上香時當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

難道都花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咱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寬撻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頭棚扛上要交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都說有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接著册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子去走了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著見來了二個丫頭說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日第幾天了裡頭還亂哄了飯還斗親戚們等著嗎叫了半夫來了某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這理鳳姐道這進此鳴

喝人來伺候胡弄着將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裡頭的人卻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记著派人趕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們一一分派了眾人都答應著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眾人道尊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眾人只得勉強應著鳳姐即往上房取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白漸平西了只得教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傢伙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麼鳳姐道不用銀子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鴛鴦

道太太珍天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裡來的鳳姐一想不羞轉  
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去了王釧彩雲纔拿了一分出來  
急忙叫彩明張發與衆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乖張又不  
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裡作事何等爽利週到如今怎麼掣肘  
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道一點頭腦都沒有不見老太太  
白皮了他了嗎那裡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着將來家  
計艱難的心已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况且老太太的事原  
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  
請天奶奶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脚大賈政的開鬼所以  
死拿住不放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錢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

姐掣肘如此便疑爲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面前嘮叨叨哭個  
不了那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官行  
事反說鳳姐了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  
過來說俗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日人來  
人往我瞧著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  
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湊手的  
話說出但是銀錢是外頭言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  
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  
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  
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



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們的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孀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推了好些說爲的是你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此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于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裡吃有的要在家裡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得齊全這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筋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了

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他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裡還是管事要打要罵怎恁這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鳳姐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托辦的太太雖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平的人人說得好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盡卽如糊理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見拿進來這叫我什麼法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那個他也是那裡爲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裡湊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裡嗎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

怨說這麼件大事借們一點摸不著爭當苦差叫人怎麼能齊  
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  
開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急  
麼樣他們敢抱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什在難過  
到的鳳姐聽了沒法只得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  
等我把姑娘們開明白了再說罷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壯  
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人整理的  
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  
了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  
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三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

們吩咐了外頭不許廢費所以我們三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  
過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道識上祭掛帳絡繹不絕終是  
銀錢齊備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如諾命也來得不  
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任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  
個發一回急央及一會胡弄過去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  
等着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裡也過不去了邢夫人雖說是  
家婦仗着慈威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  
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若處也  
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而已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  
太太們不虧了鳳了頭那些人還幫着嗎若是三姑娘在家還

好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賸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  
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  
糜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撤散幾個錢就辦的  
開了嗎可憐鳳了頭開了几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  
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人  
家的樣兒也遭場起理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裝  
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抽  
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裏服  
李統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的狠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  
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理二奶奶的是的李統

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理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  
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裡叫他的媳婦還作  
的上皮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怪他了只  
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  
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盛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  
的了我看他到有些氣盾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  
喜老太太不在家繞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着只見  
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  
我這幾本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日爺爺叫我家裡睡我喜歡  
的狠要理個一兩本書編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統道好

孩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想也罷了眾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賈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着老爺晚書雖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上找琴姑娘和姑娘也遠遠避他那姑娘也不便同他說話倒是咱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咧四姑娘咧哥七長哥七短的和他們親戚我們看那賈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七只怕他心裡他沒有別的事白晝書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

及蘭哥兒一會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李執道就好也還小只怕到他大了咱們家還不知怎麼樣呢說罷兒你們瞧着怎麼樣衆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着雖在那裡嚷嚷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裏邊手裡頭淨偷着眼兒瞧人呢李執道他的年紀甚是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着了怎麼還有一件事借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衆人道連二奶奶這几天開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日聽見我的男人說連二爺派了替二爺料理說是借們家的車

也不說起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執笑道車也都  
是借得的以衆人道奶奶說去話兒了車子怎借不得只是那  
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還得僱呢李執道底  
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白車也有僱的以衆人道現在大大太東  
麻裡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僱那裡來的呢李執  
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僧們家兒的太太奶奶們坐了上觀的車  
來僱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  
人我們騎車馬且且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  
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著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屈指  
算着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亦

妨只得半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付疼他又想到自己命  
苦剛配了一個才貌俱全的男人情性又好偏偏的得了癆症  
症候不退推日子虛了于是更加悲痛直哭了一夜昏昏着再  
三勸他不止寶玉厭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  
粧素服不敷指粉更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几分轉念又看星  
琴等淡素裝飾自有一種天生玉韻獨有宝釵渾身孝服那知  
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心裡想道所以千紅萬紫  
終讓梅花爲魁殊不知並非爲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  
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  
不知怎樣的手韻了想到這裡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

滾滾的下來了。趁着買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眾人正劝湘雲不止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着舊母疼他的好處所以傷悲。可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這場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姨娘等劝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破散。有過了午。白到了下午。夫人客更多。小事情也更繁。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意。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裡呢。怪不得太太本說裡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擡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見得前眼一黑。身子裡一甜。便噴

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踉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卷一百十終

紅樓夢卷一百十一

鴛鴦友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了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靠着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却便走開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的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那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諱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不好說別的心理却不全信只說叫他

歇着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閑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倒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衆餘人只鴛鴦不在衆人忙亂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珀等一千的人哭奠之時却不見鴛鴦着想來是他與之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

賈璉回說上人裡頭派了去見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箇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見了心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攙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着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太太的



這樣行爲我也瞧不上老會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爲王  
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撥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  
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子淨但是一  
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  
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  
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  
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偕們兩個人是一  
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  
並不是這屋子的了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  
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

是東府裡的奶奶大小蓉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必  
是來叫我求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  
我死的法兒鴛鴦想道這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  
開子粗匣取出那年紋的一縷頭髮揣在懷裡就在身上解下  
一條汗巾按着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  
見外頭人容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  
腳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凳蹬開可  
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  
魂魄疾忙赶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  
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

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官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痴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梁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痴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

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真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着家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便我到套間裡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芳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我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有夾蠟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偕們一塊兒進去

瞧着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熾花珍珠說誰把腳蹣搭在這  
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咬啣一聲身子往後一  
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  
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  
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  
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  
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瞪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  
哭別賭着氣寶玉死命的纒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  
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  
上了也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

孫誰能迂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  
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  
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是  
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  
着寔的嗟嘆着諒道好孩子不在老太太疼他一場卽命賈璉  
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  
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  
鴛鴦放下停放裡間屋內不見也知道過來同襲人鶯兒等  
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  
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及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

空懸在寶玉屋內誰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  
于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卽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  
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  
銀子還說等開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  
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  
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  
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  
見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  
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  
孝帶了人抬進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

嚎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賣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  
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輩都該行個  
禮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政想  
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  
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政就不便過來了宝釵聽了  
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  
借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肯替借們盡孝借們也該托  
托他好好的替借們伏侍老太太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  
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  
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

子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鉄檻寺安靈所有老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折了棚將門意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曉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時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

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于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攔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說便嘆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間間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何道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太太爺那裡去了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明兒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

知道呢抄去的是搭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  
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攔着等送了殯回來檢分  
呢內中有三個人聽在心裡擲了幾骸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  
不番不見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  
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這樣窮爲  
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  
纔說柴府的銀子這麼多爲什麼不去拿些使換使換何三道  
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借們  
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借們借們就不會拿嗎何三聽了這話裡  
有話道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

是我早拿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  
你若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  
要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裡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  
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胆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說  
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賭着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  
老子罷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纔的話就怕弄不來倒招了  
饑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或拿了來也要鬧出  
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  
呢現今都在這裡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裡  
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你若攞不下你乾媽借

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駁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  
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着拉了那人走到  
一個僻靜地方又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  
且說包勇日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  
會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  
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  
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  
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請道女師父那裡去道  
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  
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

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  
來婆子道你是那裡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  
了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見  
婆子生了氣噀道這都是反了天的當時連老太太在也不  
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的這麼個橫強盜沒  
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裡走說着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  
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門  
的婆子聽見有人伴嘴是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  
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  
們四姑娘都親近得很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

如何就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僭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掃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噴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教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僭們下棋說話兒可

使得麼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了一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蠟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瀾籟萬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讓他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



裡的老婆子們也接着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便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正說着這裡不敢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是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聲回身擺着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說猶未了又聽得房上响聲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丟了並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借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聽這可不是嚇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得房上飛下好些瓦來眾

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没法只聽園門腰門一聲大响打進門來見一個稍長大漢手執木棍眾人唬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語越發唬回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鷹來的包勇這些人家不覺胆壯起來便顛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掙身上房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却有個絕色文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眾上房見人不多

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趕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牆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賊已經接過好些見賊驟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到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取來和我聞聞那賊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偕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裡包勇問甚卽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有膽子只顧起了來衆賊見問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趕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

想東西未丟家賊遠逃也不追趕便與衆人將燈照着地下另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裡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裡有賊沒有裡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這這裡也沒開門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急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了見是失盜大家着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拆進內一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文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

我們都沒有住廊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兒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着照着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來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借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着走到元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說唬死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裡沒有丟東西裡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裡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裡面說道了不得了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裡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裡打仗把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

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裡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見一人躺在地下了細細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忙與派一個人看守看又派兩個人照看前後門俱仍舊關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管官立刻到來查勘踏察賊蹟是從後來道上屋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賊是賊盜管官着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房上拗死我們不能近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趕到園裡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管官道可

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情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查查衆人都認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倫的時候不小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如聽了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管理審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有無着落下回分解

終

紅樓夢卷一百十二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衆女人送當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向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耽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都不干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都去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是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支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

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麼偏偏砸在咱們兩個人身上明兒老爺太太叫回來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裡交給僭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着麼鳳姐道僭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情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着我是不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姨子害了我的他攙攙着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說着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攔不住了二人正說着只聽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裡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裡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

殞纔出去那個什麼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僭們這裡來我呸喝着不准他們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那腰門子一會兒開着一會兒關着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兒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裡頭今兒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着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裡敢在外頭混嚷嗎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裡別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裡過不的鳳姐接着問惜

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裡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賺他留著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這看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看纔好走呢平兒道俗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俗們只好看看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去了一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情春坐著發愁且

說那賊賊原是何三等逃的偷擄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廳外看見裡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顛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賊而逃只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富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岸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胆子極大便說俗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庵裡的雛兒呢一個人道啊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權兒庵

裡的姑子不見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賈二爺有原故  
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  
一個人聽了說借們今日躲一天叫借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  
買行頭明兒亮鐘時候陸續出關借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  
眾賊議定分賊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  
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  
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  
大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  
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身趕賊打死  
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邢

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唬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  
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裡的  
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借們動過家的若開出  
婦的來反執罪名快叫璉兒賈璉領了宝玉等去別處上祭未  
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  
賈政在那裡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  
我將這樣重任托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  
臉來告訴說着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回  
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  
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

東西他們都沒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几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訂認完一事算了一賬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裡和南邊置墳地的再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裏去單若將几件好的東西關上恐有碍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真在數目說開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爲什麼這樣了理不開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跳下道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回賈政哼的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賈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

是舊舊經營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裡頭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門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買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答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了田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裡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



林之孝文將包勇打死的駭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問了賈  
璉賈璉道叫芸兒買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  
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子做了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  
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  
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  
回道如今衙門裡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  
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  
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呵我  
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面說  
他和鮑二爺打架來着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

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  
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  
的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  
刻直驚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前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  
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  
夜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爺審問的話問了賈璉又問包勇犯林  
之孝說又往園裡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來小廝們便將包勇帶  
來說還虧你在這裡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  
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着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  
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兒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

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裡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棚柱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想猜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卽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如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裡賊去關門眾人更加小心誰敢睡覺且說賊賊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菴女衆不難欺負到了三更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了些闕香跳上高牆遠上

瞧見櫳梁背閃燈光猶疑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嘆聲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裡請來不能又接他處昨兒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响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額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着急只見一個人拿着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

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他不怕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薰在由着他撥弄了去了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墻邊搭了軟梯爬上墻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着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賊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眾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汚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

落也難安說只言權翠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寶後園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响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脚步門牆响動欲要起來觀看只是身子疲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着兩眼聽着到了天亮終覺得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裡詫異昨晚响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墻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闔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柵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們都說昨夜烘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起

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看罷了菴門滿園裡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衆人來叩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衆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我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騙了賊去受用去了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着下割古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開我就要打了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沒若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着叫開腰門

衆人且我到惜春那裡惜春正是愁悶怙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求我的知己是沒有了況我現在真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裡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死關雲野鶴無劫無策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着家已大就不知還有何顏在這裡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己的青絲綾去要想法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去

彩屏愈加着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  
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我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  
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裡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  
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响動被煤氣薰着今早不有見妙玉着  
內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  
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  
來孤潔的很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衆人道怎麼不  
聽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着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  
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  
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着他還敢聲喊麼正說着包勇又在腰

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賬的婆子赶了出去罷開了腰  
門彩屏聽見恐耽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去開了腰門惜春  
于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  
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者  
翁太太回來再說惜春心裡的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  
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  
尖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樣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  
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如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  
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關上等在見脫了孝出去托人細  
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

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  
都是亂味是的那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胆  
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  
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受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  
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  
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千人伴  
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  
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眾人又哭了一場都起  
來正要走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諝他還  
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

把家人唬了一大跳賈環進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  
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來趙姨娘  
道我跟了一輩子老太太老爺還不敢弄神弄鬼的來算計  
我我想仗着馬道婆要出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  
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聽見早  
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歇着只有彩雲  
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  
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裡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  
不是鴛鴦爲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閻王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  
爲什麼和馬婆子用魔法的條件說着便叫好璉二奶奶你

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見罷我有一千日的不好還有一  
天的好就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  
聽了那個老婦婦的話正鬧着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  
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  
們先走了于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還是渾說一時救不  
過來那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照  
着他偕們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照罷王夫人本嫌他  
也打撒手兒賈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着他害寶玉的事心裡  
究竟過不去書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個  
好人便應承了李執事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

于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嗔道  
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嗎賈環就不敢言  
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照你  
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裡只有趙姨娘賈環鳴鶴等人賈政邢夫  
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眾人請  
了安跪着賈政賜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竟  
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  
夫人仍是照常李執事拉着手說了几句話獨有尤氏說道  
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  
賈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畧

暑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几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語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着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子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休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着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着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賬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吆喝

着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着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麼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跪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賈璉又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嘆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況且環哥兒他媽尙在廟中病着也不知是什麼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賈璉卽忙答應着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子總



